

两代特工
十面埋伏

胡文轩轻叹：“我那时去贵州执行特别任务，后来又回到北平、天津，最后回到上海。重庆我倒是去过，去总部汇报工作，但每次都来去匆匆。”

“您音信全无啊！可是不甘心，一直在重庆等您、找您，您知道吗？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放学后就去黄山官邸，站在路边，远远看着，看着那些车来来往往，幻想您会突然从一辆车中走下来……”

“傻丫头，黄山官邸是委员长的住处，我怎么去？”

21 去表叔那里

“您不是政府的人吗？不然我要到哪里去等您呢？我又不懂……”

“丫头受苦了！”胡文轩很感动，似乎不经意地再次发问，“你就一直住在那个……邹惜韵家吗？”

“嗯，他们家有些产业，她的父母对我很好，我和她一起在重庆上学，后来一起进了电讯培训班。要不是这次表叔的人找到我，我就在重庆就业了。”

“你对你表叔的印象深吗？他手下的人找到你，你随随便便就相信了？真是万幸！若是别的人不怀好意设下骗局，你岂不危险？”他嘀咕着。

沁梅却听出养父是在试探自己。她这些年的经历，都是早就安排好了的，是印在脑海、刻在心底的东西。

此刻，她镇定自若的表情让人难以怀疑：“印象当然不深，但我知道他是一个重要的长辈啊！您也带我见过他呀！他的手下来见我时，拿了一份报纸，上面有表叔在远征军归国时授勋的报道。我兴奋极了，终于找到一条亲人的线索了，而且……”

女孩得意地对养父笑了：“找到表叔也许不是最重要的，但是通过表叔这条线，一定能找到您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胡文轩也笑了，拍拍女孩的脸颊：“聪明！”

女孩也有困惑：“那个方城叔叔呢？他后来到哪里去了？您走后我一直把他当成您的替身，我也忘不

掉他……”

胡文轩轻叹：“他殉国了，在上海执行任务时，他也是为了掩护我……”

他给女孩解释着：“我安排方叔叔照顾你，当时他执行任务离开上海几天，不料就碰到了你们学校被遣散的事情。后来他见到我时，一直在懊悔，说失去你的消息是他的失职，他一直很内疚。”

“殉国了？他还那样年轻，他是个好人……”沁梅忍不住唏嘘。

“嗯，他的墓就在这里，改天我带你去祭奠他。”

说完这个让人伤感的话题，胡文轩又问起沁梅目前的打算，他俩才讨论了几句，就见江静舟回来了。

“致远，丫头的经历我都清楚了，孩子这些年遭了不少罪！现在她找到了亲人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补偿她。我和你都有这个责任。”

江静舟淡淡一笑，看向沁梅：“小丫头，自己有啥打算？”

“丫头想穿军装！”胡文轩忙接言，又奇怪地看向沁梅，“你还没和你表叔说吗？”

“我和表叔也才见面不久啊，还没说到那里呢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沁梅怯怯地看了看两个长辈，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我还没见到爸爸呢，一切都不敢自作主张。”

这句话让胡文轩格外受用，他也特

别享受自己作为养父，先得到女儿志向信息的这种状态，得意地瞟了江静舟一眼，一锤定音般说道：“这个主意实在不坏！穿上军装，这有何难？别忘了如今你有两个少将……长辈呢！”

江静舟又是淡淡一笑，不置可否的样子。

“说吧，丫头是放在你那儿还是放在我这儿？”胡文轩做出大度的样子问江静舟。

“丫头自己决定吧，她也不小了！”江静舟还是一副随意散淡、无所谓的表情。

胡文轩凭直觉认为对方心底一定发酸了，他才懒得去关注，此刻他的注意力都在沁梅身上，他站在父亲的立场上为她打算，自然也是为父者那种当仁不让的口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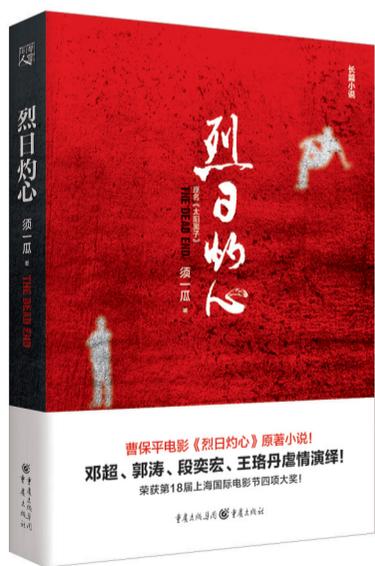
“孩子就是孩子，她才多大啊？当然要我们做长辈的替她打算！”

他思索片刻，对沁梅认真地说：“别怨爸爸为你做主了，只是这前途发展问题，我们要为你考虑。你去你表叔那里吧，爸爸这里不合适。”

他的这番话让江静舟和沁梅多少有点儿意外，江静舟自然是深藏不露的，沁梅却可以直接撒娇，以弄清他的意思：“原来您不想要我……”

女孩嘟起了嘴。

（摘自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 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）



闭目窥罪
善恶一念

杨自道把钱递给比觉：“这是借的1万块，这是这几天赚的，有1000多块，你再数数。”比觉说：“先凑合着吧。你今天再弄不到钱，我绝对会向伊谷夏开口。以我的名义借好了。”

杨自道皱起眉头：“大过年的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否则我一样揍你！”

比觉看了杨自道一眼，往交费处走去。

满街都是过年的喧腾景象。花鸟

37 安装窃听装置

市场沿街的鲜花店，把一盆盆礼品鲜花摆到人行道上。

有个店家竟然在门口放了两棵北方小苹果树。一个领着小孩的妇女反复问售货员：“这是真苹果吗？掉下来能不能吃？”售货员说：“我们都吃过呢。”说话间，孩子悄悄地把一棵苹果树上的网球大的苹果，偷拽了下来。

卓生发开着车，和小卓谈心：“这些人，从出生到死去，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羞耻，什么叫良心不安。你别看他们衣冠楚楚，但他们内里脏啊，比腐烂动物更脏、更糟糕。你也别看很多人今晚通宵不睡，天不亮就赶到寺庙上第一炷香。他们可不是去虔诚礼佛的，那是赶早对佛行贿甚至诈骗佛！哼，这些不知羞耻的垃圾……”

小卓的两条前腿趴在车门拉手上。车窗玻璃摇下，狗头上的毛迎风飘扬。

卓生发今天买齐了组装窃听装置的配件。确认大年三十晚上楼下的租客都在医院吃年夜饭，卓生发和小卓没顾得上吃年夜饭就潜入楼下房间，匆忙把窃听装置安装好了。接着，卓生发又顺便看了看两个房客的个人物品。辛小丰那个企图上锁但被他制止的床头柜，后来成了卓生发每次溜进去必看的。看了多次，卓生发看出一点儿门道来，那个有点儿女孩子气的小本子

上，“正”字在一笔一画地增加，卓生发是从不同颜色的笔迹看出来的，有时是钢笔笔迹，有时是圆珠笔笔迹，有时是铅笔覆盖的圆珠笔或钢笔笔迹。卓生发琢磨了很久，认为这是一本账。他推测是辛小丰得逞或到手了某样邪恶的东西。他再次拿起那张经过塑封的照片，平心而论，照片上三个少年的学生气质，还真让卓生发感到亲切，虽然仔细看，三个人的眼神都有点儿呆滞，但没有阴鸷和匪气。拍照时间是1988年8月25日，十几年前的呢！

小卓的年夜饭是一段多肉龙骨，卓生发的是一大碗鸡蛋茼蒿汤面，还有一盆卤笋卤豆干。山里很安静，连一只发情的猫都没有，将近黄昏时，忽然有一阵鸟鸣，好像有旅游团路过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一声鸟叫了。

石屋在寂静的山中，没有一丝节日的气氛。卓生发拿起望远镜在窗前看了看，在寺庙那边修石阶的零散民工早就不见了，废旧的铁路下面，雾霭很厚，看不出多少节日的欢腾，但是，偶尔在雾霭中会爆起一两声政府已经禁止燃放鞭炮。

又要过年了。日子很快就像新衣服一样变旧。

卓生发站在窗前，黯然神伤。

心脏中心，能出院的病人都陆续出院了。连陪床的护工也欢欢喜喜地走

了好几个。尾巴眼巴巴地看着病友一个个回家过年，就跟比觉、小丰说，她也想回小石屋。可是乔教授和几个医生都反对，她的血流、动力学等指征刚刚稳定，每日还要输白蛋白和强心利尿的药物。他们冒不起这个险，尾巴的三个筋疲力尽的爸爸，也眼巴巴地看着医生，他们倒不敢想出院，但是，如果医院同意尾巴出来，就意味着尾巴的身体状态已经令人放心了。但是，乔教授没有让他们轻松起来。

到了大年三十，整层住院部比以前冷清多了，在一间间病房里，除了不便移动的病号以及沮丧的家属，没有其他人。尾巴住的三人间病房里，只剩下尾巴和一个七旬的吴老太太。辛小丰下午3点多来了，带来了一种花生，是辖区残疾老人老张夫妇送给他的，是他们亲手做的香酥花生。

辛小丰还给尾巴带来了一双红色小皮靴。尾巴高兴得不行，从被子里伸出脚，执意要穿，辛小丰就小心地给她穿上，依然用被子盖好。没过多久，被子里的尾巴就热了，要脱鞋，可是脱了没一会儿，她又要穿，辛小丰就再帮她穿。两个人脱脱穿穿，嘻嘻哈哈，被子掀来掀去，比觉看得烦了，说：“够了，别着凉了！”

（摘自《烈日灼心》 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）